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  
第四十二回 五卿成訣別 眾美勸離愁

話說拈香自從月素分離之後，終日無聊。一日，忽有人遞來一束，卻是陸文卿的，見上寫著：「愚妹陸文卿含淚再拜致書於拈香哥哥文几：紅顏薄命，儂是可憐；碧海深情，君誠仲愛。方期世世生生同登不老之場，詎知老母心狠，私訂小星於巨室，終朝負氣，逼妹言歸。竊思始人泥塗，終遭局騙，人生之趣，更何有耶？本欲白綾三尺了此殘生，惟與哥哥數年聚首，不別而行，忍乎？是以苟延殘喘，以待哥哥。務祈玉趾一臨，使妹若哀曲訴，則亦目瞑泉下也。臨池淚湧，不盡欲言。」

拈香心中本來惆悵，看了這信，更添無限淒涼，乃歎道：「彩雲易散，月不常圓。我原知這幾年中姊妹都要去了，早知如此，昔日應該不要與他們認識。如今認識了，到這個地步，我將何以為情？」心中想著，便出了書房，一路上悲悲切切，欲往文卿家去。

行至半路，忽遇林婉卿家的侍兒，對拈香道：「我家小姐請公子去，為有婚姻大事面商。」

拈香道：「你們小姐難道也要從良了麼？」侍兒道：「大都為此。」拈香道：「好好好，你們都去罷，我金某縱屬多情，也只得看你們一個一個的去，不能強留的。」說著同侍兒先到林婉卿家來。

婉卿接進，便道：「金拈香，今日請你來，非為別事，欲與你商量一件要事，君試猜之。」拈香含淚道：「更欲何猜？無非為終身之事而已。」婉卿見他這般情形，不覺觸動淒涼，拭淚道：「拈香，你猜得不差。有個覆姓歐陽，字又修，乃是前科的副車，年約二九。人極鍾惜，蒙他見我之後憐愛□分，今欲娶為正室。我想若不早圖良策，再囑風塵，只怕日後更非了局，故而含糊答應，邀你商議。你想此事可行不可行？」拈香聽了道：「妹妹終身大事，我也不敢妄為計議。今既遇歐陽又修，只要妹妹自存慧眼，也就罷了。不過我金拈香又要與你分別了。」婉卿含淚道：「君莫再言，令人酸鼻。所幸者你姐妹們尚多，花台月榭，談笑詠諧，不至寂寞。」拈香喟然歎曰：「幼卿姐已從張觀察，雅仙妹又隨洪狀元，素月、寶琴二位妹妹又賦歸與，鄭、陸兩位又被鴛母鬻與人家，你又要去了。日後眾姐妹都是嫁杏及時，你說不寂寞，只怕非但不寂寞，且要添無限淒涼之感。」說著，便大哭起來。婉卿雖則自己也心如刀割，只得忍淚勸拈香。又說了些閒文，拈香說明要去看文卿，訂以明日再來，始別。

一路上迤邐而行，早至文卿處。文卿見拈香至，便一眶眼淚，情不自禁，挽了手同進房中。拈香道：「文妹妹，我一月不至，竟遭此變，究屬如何，可細為我告。」文卿含淚道：「愚妹自遭淪落，憐惜者竟乏其人。後幸識君，蒙垂青眼，原擬薦衾，恐妹之葑菲不足以事君子，是以為之箝口，未敢輕言。詎料『母也天只，不諒人只』，竟將妹賣於鴛湖蔣氏，逼妹後日于歸。妹豈忍以蒲柳之姿，捨夫復適。況其人品一切毫無頭緒，觀鴛母之動作云為，明明置我於死地。妹輾轉熟思，與其後日死在鴛湖，不若今日死在你金拈香知己之前，亦可鑿我之苦衷，憐我之薄命也。」說罷大哭一場，拔出佩刀，竟欲自刎，嚇得拈香六神無主，一把扯住道：「好妹妹，不要這般無志。可知每事必要三思而行，或者鴛湖蔣氏也是有情之輩，亦未可知。宜先使人探聽消息，然後再作道理。我拈香甚欲挽回其事，若偕你到家，又是迫於不可的了。若蔣氏果亦多情，妹妹你一則脫離苦海，二則可靠終身，我金某愁心亦釋。此時底細未明，徒欲以短見捐身，妹真愚矣！」

文卿聽拈香言中理，心稍挽回，便道：「依你便怎樣？」拈香道：「去喚你母親來，待我來責罰幾句，叫他回復蔣氏，再停幾日接你。我便使人去探聽，可去則去之，不可去則別籌良策，何必如此之造次耶？」文卿點頭答應。拈香便命侍兒去喚鴛母到來。不一時鴛母至，拈香怒說道：「你這老虔婆該死，為什麼將女兒造次許人？今日幸虧我到這裡，否則你女兒已作夜台之物矣。如今你快去回復前途，叫他停幾天來接，我來善言勸你女兒。但是這家蔣氏是何等樣人家，其人有多少年紀，可是有情之輩，你可以實而言。若有藏頭露尾，我探聽了出來，哼，你不要後悔。」鴛母便答道：「金公子聽稟：前日老身有個結拜的姐妹來說，嘉興蔣少峰乃富家公子，初斷鸞弦。因女兒往玄妙觀進香，被他在三清殿觀見，便托我結拜妹子到來，說及願出白銀三千兩，娶為繼室。老身因思女兒年已如此，不可再待；老身有了三千銀子，也可度此一生。況其人甚是鍾情，年紀差長我女兒五歲，二□五歲也不為大。至於家中過度，不要說今世用不盡，就是來世也用不盡哩。我句句真言，公子不信，去探聽可也。」拈香道：「能得如此，也就罷了。」鴛母辭出，拈香對文卿道：「據他所說，尚可去得。你且放心，待我差人往嘉興探聽確實，望你萬勿輕生。」文卿點頭答應，拈香始別。

路經朱素卿門首，正欲進去，忽見假母出來，迎著拈香道：「金公子，你好久不來了。如今我們素卿女兒已從了一個杭州的陳老爺去了，有兩方手帕、兩首絕詩在這裡，叫我對公子說，因為離別有牽襟之慘，未免增難捨之心，是以繡詩於帕，留贈公子，並囑公子自己保重。」拈香大訝道：「媽媽，這話真麼？」假母道：「老身怎敢騙公子？」拈香道：「素妹妹想是想得不差，但我情何以遣耶？」說著流淚，隨了假母入內，替他討詩。不一時假母取出，呈與拈香，卻是一方白素的帕，一方銀紅的帕，上繡絕詩兩首云：

墮鬪飄茵感落蕤，章台柳色亦堪悲。

而今尚幸逢芳侶，一棹西湖款款隨。

其二

情天情地覓情真，鍾在君家第一人。

君太鍾情情太摯，每教杜牧暗傷神。

拈香看了詩，又流了一回淚，便問道：「陳君是何許人，素妹妹幾時去的？」假母便答道：「前月□三。這陳老爺乃是一個禮部主事，在京授職，如今已同女兒進京去了。」拈香道：「你們女兒難道做他的二夫人麼？」假母道：「雖是側室，卻比眾不同。」拈香道：「這是何故呢？」假母道：「陳老爺伉儷素來不睦，所以在著杭州，不同進京。女兒到京中去了，居然與正室一般的看待，豈不是比眾不同的？」拈香聽了稍慰，又嗟歎了一回，藏了手帕歸家。

明日午後，又至婉卿家來，婉卿接進道：「昨與你商量之後，晚上他來，我已許了訂期，後日迎娶。」拈香道：「好妹妹，你真個要去了麼？我想昔日拈翠園三□六美同敘，何等快活，何等熱鬧。如今水流花謝，都要分襟，言念及此，曷勝怨恨！」婉卿道：「金拈香，你的心我也明白，但此時節亦迫於勢之下不得已耳。」說了一回，見天色已晚，婉卿命擺酒與拈香同飲。席間說不盡分離之態，描不盡悲切之情，直飲到月上花枝，星移斗轉，方才撤席安睡。

到了明日，婉卿忽然想著呂桂卿亦有從良之念，已定於出月初三日于歸，便對拈香道：「你可知桂姐家的事麼？」拈香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婉卿道：「他也定了歸計了。」拈香道：「怎麼說？」婉卿道：「他已訂盟汪幼蘭了。」

拈香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汪幼蘭是何等人，何豔福若此？」婉卿道：「聞得這汪君乃是一個極鍾情的人，與桂卿姐姐倒也契洽□分。如今他的假母已經先嫁人了，桂卿姐姐定於出月初三成宜家之禮，你倒沒有曉得麼？」拈香聽罷，見呆了半晌，□分著急道：「我去看他」。別了婉卿，逕向千將坊而來。到得桂卿家，果見門前冷落，車馬杳然，像個閉門辭客的情景，便至內庭。

桂卿見拈香到來，心中想道：「我若以直而告，他是個鍾情的人，悲悲切切，又要惹出許多惆悵，添我許多惆悵。反不如與他尋氣一番，或搶白一番，待他怪了我。免得添這許多悲切，日後亦免他憶念不休。」想定，使坐在榻上。拈香進內見了桂卿，淚流滿面，上前抱住了桂卿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為何要棄我而去？這汪幼蘭好福氣嚇？」桂卿暗忖道：「怎麼他已知了？」便假裝怒容，將拈香一推道：「你這負心薄倖之徒，我待你也不薄，你為何影兒也不到？我也曉得的，我之葑菲陋質，不和與你交契，如今你也不要認識我，我也不來認識你。我本來要從汪幼蘭作歸計去了。」說罷便哭。拈香聽了□分不解，暗思他為何出此不情之語？又一

想，恍然大悟，莫非他恐我悲傷，作此伎倆騙我，使我好怪了他，免此一番悲切。咳，桂姐嚇桂姐，你的伎倆只好騙別人，那裡騙得過我？便大哭道：「好姐姐，你也不要這般了。我知道你恐我悲傷，故說此話。我素來深知姐姐多情，那裡肯信你。」桂卿聽了，不覺情隨感發，珠淚頻流道：「金挹香，你真我之知己也！如今既騙你不信，只得實訴你了，還望你不要慘傷，我心亦安。我所訂之汪幼蘭，人甚鍾情，家亦富足，現擇於出月初三于歸，適因恐你悲感，故以小計騙君，使你怪了我，庶免你一番離別牽福之痛。」挹香道：「我本茫然，昨於婉妹處得聞此言，心中□分懊惱。我想昔日眾姐妹花濃雪聚，何等歡娛，如今一個個分襟判袂，叫我怎不悲傷！」說罷含淚歸家，一面飭人往嘉興打聽蔣少峰，一面備幾件助妝之物。

□八日，婉卿與鄭素卿俱是吉期。挹香先至素卿家說了一番訣別之言，滴了萬斛淒惶之淚。繼至婉卿家，見歐陽家轎子，心中□分痛苦，恨不得將那轎兒打爛才好。於是進內見了婉卿，也無別說，惟道：「妹妹保重」四字。說罷，也不忍看他上轎，便對婉卿作了一個揖道：「妹妹再會了」說著，大踏步而行，可憐婉卿哭得肝腸寸裂，珠淚千行。

再說挹香自從褚、武、章與寶琴、月素、鄭素卿離去，已是不堪，又加朱、林、呂、陸也是分襟，曾幾何時，□美人芳蹤縹緲，所以弄得一個人如癡如醉，日夕在梅花館，不是晝寢，便是悶飲。愛卿與四位美人竭力勸慰，望他稍釋愁腸。挹香有時忘懷，則勉強歡笑，有時根觸，則涕淚飄零，總不能掃盡相思之念矣。數日之間，心境也不開了，形容也憔悴了。那日，愛卿與四美人勸他到園中宴賞紅榴，舒覽清和景色。挹香去游了半日，席間亦無心吟詩，惟搶三拇戰，聊飲數杯。輪到素玉，正在不定輸贏，將一隻象牙箸在杯子上擱上取下，忽園丁來報：「嘉興探聽人歸。」挹香喚進，細詢其事，方知與假母所言無異，心中又快活了些。席散，便往文卿家告知其事。

初一日，拜林會試歸來，挹香急至鄒宅相會。拜林接進書室道：「林乃不才，莫報吾弟盼望之心，言之恨恨。」挹香道：「英雄自有經綸志，到得逢時始上壇。荆山至寶，必不久藏石中，再獻之連城倍價矣。大都顯晦有時，一飛沖天者，非三年前鐵羽者耶！林哥哥又何必作劉■之故態而恨恨也。」說罷，又告訴眾美分離之事。拜林治酒相款。吾且不表。

到了初三初四兩日，乃桂卿與文卿于歸之期，挹香托拜林往二家去說道，因不忍再與他們分別，特屬他們自己保重，並贈古玩奇珍，以作催妝之助。自己在家中，同五位美人連日在醉花軒飲酒解悶。挹香歎道：「昔日我與你們在此醉花軒，真不愧『醉花』二字，如今竟變了『醉心』了。幸有你們五位作伴，否則難矣慘矣」正說間，拜林來，口中念道：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美人已嫁莫相思。」挹香聽了悲切不堪，便邀拜林入席飲酒。挹香悉腸莫釋，帶醉銜杯。拜林會試不得意，借此痛飲。俄而兩個人不約而同，頹然大醉。愛卿命侍兒送拜林回去，自己與四美人扶了挹香，踉蹌而返。

嗣後挹香終朝不樂，雖家中有五美談心，外面有飛鴻等聚首，而無如萬斛愁腸，終難消遣，時光易過，半年來風流去散，姐妹們陸續從良，弄得挹香怨天天無柄，恨地地無禳矣。其時已是中秋，月光皎潔，桂蕊敷榮。愛卿見挹香□分不樂，命家人端整酒肴在挹翠園中賞月。

未知可有韻事否，且聽不回分解。